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五十五回 不用流連思往事 且將風雅繼當年

時移病異事應殊，淑女何曾慢厥夫。不信但觀遺尚裡，相親相愛榮雙姝。

卻說性瀾、情圃日日服事耿朗，故耿朗病好，兩個人亦隨了回來。過了八月，又逢九月九日，棠夫人令春畹來與耿朗拜壽起病，耿朗大設私宴，在百花台和雲屏、愛娘、彩雲、春畹賞菊。倚女苗兒、順兒、輕輕、彩窟、彩葑、彩菽、綦綦、芊芊、怡怡、猗猗、曉煙、夕露、涵靄、凝嵐、宿秀、紅雨十幾個人，先將黃菊，次將白菊，再將紫菊，後將紅菊，都移在百花台下。這百花台卻不甚高，方圓有五丈大小，四面都有欄杆。台階上面，方亭一座，足容二三十人。若怕日光雨氣，將亭簷四面的布帳支開，就遮住滿台。當日上面設下了各色酒肴，夫妻五人，團團而坐。雲屏要清心，吃竹葉酒。愛娘要通經，吃通草酒。彩雲要補虛，吃青蒿酒。春畹要明日，吃菊花酒，惟耿朗吃人參酒。飲酒中間，雲屏要行酒令，愛娘道：「今日是給官人起病，又賞菊花。菊有黃白紫紅四色，我們就以黃白紫紅為令，請官人監令。如有偏護，一並受罰。譬如黃字的兩句話，十四個字內，頭一個黃字要藥名，第二個黃字要病症名，第三個黃字要食物名，第四個黃字要酒名。再每句頭兩個用虛字，共四個虛字，以成文理。如有說不出的，聽監令官罰酒。」

雲屏、彩雲、春畹俱各依允。於是耿朗斟一杯人參酒，遞給雲屏。雲屏因說道：「不用黃連醫黃疸，且將黃鯁醉黃精。」耿朗道：「好，好！黃精酒善能壯筋益髓，說得去。」隨將人參酒遞給愛娘。愛娘道：「不用白茯苓醫白淋，且將白果醉白石。」

耿朗道：「好，好！白石酒善能補腎去濕，說得去。」便將人參酒遞給彩雲。彩雲道：「不用紫草醫紫疫，且將紫蘇醉紫酒。」

耿朗道：「雖明犯了酒字，卻不在罰例。紫酒善治中風鼓脹，亦說得去。」又將人參酒遞給春畹，春畹道：「不用紅花醫紅痢，且將紅杏醉紅毛。」耿朗道：「妙，妙！紅毛酒人人皆知，不象黃精白石，要下注解。去得去得。」仍將人參酒轉遞雲屏，雲屏道：「這番要改令了：每句要七字成文，仍按黃白紫紅。前三字要菊花名，後三字要曲牌名。說不出者，聽令官罰酒。」

因說道：「灑金黃似黃金縷。」耿朗道：「妙，妙！兩個黃字用的有意思。」遂將人參酒遞給愛娘。愛娘道：「玉版白生白蘋香。」耿朗道：「好，好！但不及大娘的妥當。」將人參酒遞給彩雲。彩雲道：「福州紫若紫雲堆。」耿朗道：「妙，妙！比初次強過許多了。」將人參酒遞給春畹。春畹道：「狀元紅醉紅娘子。」耿朗道：「妙，妙！狀元紅是菊花名，又是酒名。紅娘子是曲牌名，又似人名。有趣有趣！我再出一令，亦按黃白紫紅頂針續麻，頭三個字或詩詞或成語或人名或物名俱可，後七個字要成一句話，押出黃白紫紅四字，必須與上三字文理相通為妥。」說畢，遞人參酒與雲屏。雲屏因說道：「黃花地，西風酣戰曉霜白。」說畢，遞人參酒與愛娘，愛娘接著「白」

字說道：「白霜降，煙凝晚景秋山紫。」說畢，遞人參酒與彩雲。彩雲接著「紫」字說道：「紫葡萄，一杯醉臥帳綃紅。」

說畢，遞人參酒與春畹，春畹接著「紅」字又押到「黃」字上道：「紅窗聽，疏鐘斜月響昏黃。」說畢，仍送人參酒與雲屏。耿朗拍手笑道：「好，好！不但下七字與上三字相連，就是將八句合籠了來，亦是一串，而下恰象十言絕句一首。但只一件，若如此行起令來，成天家亦罰不著一口酒了。還是各飲兩杯，再行令亦罷。」於是每人各斟各飲，大家因講起了往事。

耿朗道：「想當年茅御史究審科場，雖說牽扯，卻亦實心。富郎中動問棍徒，雖太風力，卻是守法。如今茅富兩人都死了，亦不用論他誰是誰非，且將那案件的原由給宣舅耿順作個警戒。」

雲屏道：「記得那年母親與姑母舅母吃酒，我和三娘看雪，順哥的乳名早先定了。如今亦不用歎那日月如梭，且將五叔叔茹表妹兩口兒亦生男育女的事看起來，不由人不想那去世的舅母。」

彩雲道：「想那年四娘的愛唸書，三娘的愛戲耍，實在令人可喜。如今亦不用想昔日的快樂，且將耿岳貢耿皇貢的聰明伶俐一看，不覺令人又歎又愛。」愛娘道：「燕舅親事，是鄭母舅作媒人。二娘小影，是楚姨娘作經紀。如今兩個老人家都沒了，亦不用想鄭母舅的好酒，楚姨娘的多病。且將鄭表弟的酒量，林舅爺的病軀比較一番，真是象爺的似爺，象娘的似娘。」春畹道：「畹兒出身侍女，作了配房，又蒙抬舉，立為側室。家主母收為義女，大夫人認作兒婦。如今亦不用虛說感戴，且將耿順撫養成人，才不愧在東一所及泗國府內一場。」耿朗道：「這些往事已過不來，贊的亦不用贊，歎的亦不用歎了。且將這現在的高興快樂一番罷！」說畢，領著丹棘、青裳、性瀾、情圃先往百花廳去收拾入冬的花卉。

台上只有雲屏、愛娘、彩雲、春畹同坐。雲屏道：「昔日在九畹軒相撲戲耍，已成了一段風流佳話。今日三娘何不再想個風流事兒耍耍？」愛娘道：「我常見他們無事的時節，將錦緞作成小球兒，有鐘口大小，用手拍著，隨起隨落，以起落的次數多的為贏，亦到有趣，名叫拍繡球。又有將雪白活雞毛兒用絨繩捆在大厚錢眼上，用腳踢起，隨身亂轉，亦有好些名色，名叫踢毬子。又有將綾絹剪成蝴蝶，或拴在銅絲上，或拴在馬尾上，用扇子撲打起來，就象活的一般，名叫撲蝴蝶。又有搶氣球的，名叫搶行頭。這四樣，大約他們都有學到上好的了，今日正好試試。」於是令彩窟、綦綦、苗兒、順兒四個人，俱穿了黃色衫子，用黃色披帛繫住了腰，捲起袖子，站在黃菊花叢中，拍那小黃繡球。又令芊芊、彩葑、怡怡、曉煙四個人，俱穿了白色衫子，用白色披帛繫住了腰，捲起袖子，站在白菊花叢中，踢那大白毬子。又令夕露、涵靄、凝嵐、猗猗俱穿了紫色衫子，用紫色披帛繫住了腰，捲起袖子，站在紫菊花叢中，撲那紫綾蝴蝶。又令輕輕、彩菽、紅雨、宿秀俱穿了紅色衫子，用紅色披帛繫住了腰，捲起袖子，站在紅菊花叢中，搶那大紅行頭。一派鶯喧燕笑之聲，哄天動地。雲屏、愛娘、彩雲、春畹在台上看時，但見那小黃繡球，拍的好象一朵一朵的黃菊花，飛起飛落。初間是自己拍自己的，後來你拍我的，我拍你的，拍到密處有千萬朵黃菊飛舞。但見那大白毬子，踢的好象一朵一朵的白菊花，忽高忽低。初間是一個人踢一個，後來一個人踢兩三個，踢到忙處，有千萬朵白菊飄蕩，但見那紫綾蝴蝶，撲的好象一朵一朵的紫菊花，翻上翻下。初間是一扇慢似一扇，後來一扇緊似一扇。撲到急處，不知有多少紫菊灑落。但見那大紅行頭，搶的好象一朵一朵的紅菊花飄來飄去。初間是四個人輪流搶，後來四個一齊搶。

搶到快處，不知有多少紅菊亂滾。拍的、踢的、撲的、搶的，一陣緊，一陣慢，作出好些故事。又見那穿黃的袖子裡放出了黃菊花瓣兒，穿白的袖子裡放出了白菊花瓣兒，穿紫的袖子裡放出了紫菊花瓣兒，穿紅的袖子裡放出了紅菊花瓣兒。那一片香氣，直衝上台來。台下十六個人好似十六個散花天女，忽然攪作一團，黃白紫紅，紛紛滾滾。黃繡球、白毬子、紫蝴蝶、紅行頭，一齊拋在台的布幔上面，崩出了黃白紫紅菊花瓣兒，如花雨相似，連雲屏愛娘彩雲春畹亦象在菊花叢中的一般。

又聽得一聲笑，黃的歸黃的，白的歸白的，紫的歸紫的，紅的歸紅的，都上台來領賞。雲屏將竹葉酒賞了穿黃的，愛娘將通草酒賞了穿白的，彩雲將青蒿酒賞了穿紫的，春畹將菊花酒賞了穿紅的。十六個人領賞下台，將移了來的四色菊花先黃後白，後紫後紅，一盆一盆，都還到百花廳去。雲屏、愛娘、彩雲、春畹下台看那菊花，連一枝一葉亦無損壞。雲屏道：「怪得三娘說他們學的好，果然不差，比九畹軒相撲有趣多了。」彩雲道：「這百花台，分明是三娘的閱兵台。若不是時常操演，難得這樣的熟練。」春畹道：「雖是三娘有興致，亦是他們愛戲耍。若是畹兒此時還作丫環，只恐要違誤軍令了。」愛娘笑道：「六娘當日與渚霞相撲的文雅，若是今日，只好抽陀羅，打嘎嘎，放空鐘耍子罷了。」一齊笑著來到百花廳，耿朗指著丹棘、青裳、性瀾、情圃道：「他四個預備了菊花瓣兒，亦該有賞。」

愛娘隨將人參酒賞了四人。雲屏道：「性瀾、情圃既已長隨了官人兩處住宿，六娘身邊卻少了親隨。彩菽宿秀年紀尚小，且都敬重六娘，六娘亦喜愛他兩個。」彩菽、宿秀聽了此話，亦不等耿朗春畹應允，便叩頭謝恩。彩菽說：「今日又吃舊鍋裡的飯。」宿秀說：「今日方得遂了本心了！」自此彩菽、宿秀立志不嫁，都隨了春畹。耿朗又將年大的侍女俱交眾無悔、需吉，厚備妝奩，

揀在京好人家聘嫁。再選家下人的清秀女子，都頂替了眾環的名字。晚間，春畹因棠夫人未嘗說教過宿，便帶了彩菽、宿秀回府而去。這一來有分教：分明教多病郎君，難再遇風流佳會。鍾情女子，永不違節義真盟。